

鏡  
準  
緣



## 第二十三回

說酸話酒保咬文

講迂談腐儒嚼字

話說三人來至關前，許多兵役上來問明來歷，個個身上搜檢一遍，纔放進去。林之洋道：『關上這些囚徒竟把俺們當作賊人細細盤查，可惜俺未得着躡空草，若喫了躡空草，俺就攆進城去，看他怎樣！』

三人來到大街，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，身穿青衫，也有穿着藍衫的；那些作買賣的，也是儒家打扮，斯斯文文，並無商旅習氣；所賣之物，除家常日用外，大約賣青梅蠶菜的居多，其餘不過紙墨筆硯，眼鏡牙杖書坊酒肆而已。

唐敖道：『此地庶民無論貧富，都是儒者打扮，卻也異樣。好在此地語言易懂，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？』走過鬧市，只聽那些居民人家，接二連三，莫不書聲朗朗，門首都豎着金

字匾額，也有寫着『賢良方正』的，也有寫着『孝悌力田』的，也有『聰明正直』的，也有『德行者儒』的，也有『通經孝廉』的，也有『好善不倦』的。其餘兩字匾額，如『體仁』『好義』『循禮』『篤信』之類，不一而足，上面都有姓名年月。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，上寫『經書文館』四字，門上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優游道德之場。休息篇章之圃。

正面懸着五爪盤龍金字匾額，是『教育人才』四個大字。裏面書聲震耳。

林之洋指着包裹道：『俺要進去發個利市，二位可肯一同走走？』唐敖道：『舅兄饒了我罷！我還留着幾個晚生慢慢用哩！前在白民國，賤賣幾個，至今還覺委屈。今到此地，看這光景，固非賤賣，但非其人也覺委屈。』

林之洋道：『當日妹夫如在紅紅亭亭跟前稱了晚生，心中可委屈？』唐敖道：『小弟若在兩位才女跟前稱了晚生，不但毫不委屈，並且心悅誠服。俗語說的『學問無大小，能者爲尊。』他的學問既高，一切尚要求教，如何不是晚生？豈在年紀？若老大無知如

白民之類，他在我跟前稱晚生，我還不要哩！二位才女如此通品，舅兄卻直稱其名，未免唐突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當日你們受了黑女許多恥笑，還有『問道於盲』的話，彼時他們雖係羞辱九公，與妹夫無涉，但不把你放在眼裏，隨嘴亂說，也甚狂妄。今日提起，你不恨他也罷了，爲甚反要敬他？」唐敖道：「凡事無論大小，如能處處虛心，不論走到何處，斷無受辱之虞。我們前在黑齒，若一切謙遜，他又從何恥笑？今不自己追悔，若再怨人，那更不是了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那幾日老夫奉陪唐兄遊玩，每每遊到山水清秀或幽僻處，唐兄就有棄絕凡塵要去求仙之意。此雖一時有感而發，若據剛纔這番言談，莫非先賢忠恕之道。倘諸事如此，就是成佛作祖的根基。」唐兄學問度量，老夫萬萬不及將來諸事，竟要叨教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兩個黑女才學高，妹夫肯稱晚生；那君子國吳家兄弟跟前，妹夫也肯稱晚生麼？」唐敖道：「那吳氏弟兄學問雖不深知，據他所言，莫不盡情盡理，純是聖賢仁義之道；此等人莫講晚生，就是在他跟前負笈擔囊，拜他爲師，也長許多見識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

們只顧亂講，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。你們就在左近走走，俺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向學館去了。

二人仍舊閒步，只見有兩家門首豎著兩塊黑字匾額，一寫『改過自新』，一寫『回心向善』，上面也有姓名年月。唐敖道：『九公，你道此匾何如？』多九公道：『據這字面，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，所以替他豎這招牌。仔細看來，金字匾額不計其數，至於黑匾，卻只此兩塊。可見此地向善的多，違法的少，也不愧『淑士』二字。』

二人信步又到鬧市，觀玩許久，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裹，笑嘻嘻起來。唐敖道：『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。』林之洋道：『貨雖賣了，就只賠了許多本錢。』多九公道：『這卻爲何？』林之洋道：『俺進了書館，裏面是些小童，看了貨物，都要爭買。誰知這些窮酸，一錢如命，總要貪圖便宜，不肯十分出價。及至俺不賣要走，他又戀戀不捨，不放俺出來，扳談多時，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，不過增價一文。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，又不放走，他那戀戀不捨神情令人看着可憐，俺本心慈面軟，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，俺要學他樣子，只好喫些

虧賣了。』多九公道：『林兄賣貨既不得利，爲何滿面笑容？這笑必定有因。』

林之洋道：『俺生平從不談文，今日纔談一句，就被衆人稱讚，一路想來，著實快活，不覺好笑。剛纔那些生童同俺講價，因俺不戴儒巾，問俺向來可曾讀書。俺想妹夫常說，凡事總要謙恭，但俺腹中本無一物，若再謙恭，他們更看不起了；因此俺就說道：「俺是天朝人，幼年時節，經史子集，諸子百家，那樣不曾讀過！就是俺們本朝唐詩，也不知讀過多少！」俺只顧說大話。他們因俺讀過詩，就要教俺做詩，考俺的學問。俺聽這話，倒嚇一身冷汗。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，生平又未做甚歹事，爲甚要受考的魔難？就是做甚歹事，也罪不至此。』

『俺思忖多時，只得推辭：俺要趨路，不能耽擱。再三支吾。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，務要聽聽口氣，纔肯放走。』

『俺被他們逼勒不過，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：搜索枯腸，就可做詩。俺因極力搜索，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，並無盛詩的枯腸；所以搜他不出。』

『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裏對對子。先生出的是「雲中雁」一個對「水上鷗」一個對「水底魚」。俺趁勢說道：「今日偏偏詩思不在家，不知甚時纔來。好在詩思雖不在家，對思卻在家。你們要聽口氣，俺對這個『雲中雁』罷。」他們都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不知對個甚麼？」俺道：「烏鎗打。」他們聽了，都發發不懂，求俺下個註解。俺道：「難爲你們還是生童，連這意思也不懂。你們只知『雲中雁』拏那『水上鷗』『水底魚』來對。請教這些字面與那『雲中雁』有甚瓜葛？俺對的這個『烏鎗打』卻從雲中雁生出的。」他們又問：「這三字爲何從『雲中雁』生發的？倒要請教。」俺道：「一擡頭看見雲中雁，隨卽就用烏鎗打，如何不從雲中雁生出的？」他們聽了，這纔明白，都道：「果然用意甚奇。無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過。據這意思，只怕還從莊子『見彈而求鴉炙』套出來的。」

『俺聽這話，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「莊子」「老子」約略必是一部大書，俺就說道：「不想俺的用意在這書上竟被你們猜出。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。幸虧俺

用『莊子』若用『老子』『少子』只怕也瞞不過了。」誰知他們聽了，又都問道：「向來只有『老子』並未聽見有甚『少子』不知這部『少子』何時出的？」內中載着甚麼？」

「俺被他們這樣一問，倒問住了。俺只當既有『老子』一定該有『少子』；平時因聽你們談講前漢書，後漢書，又是甚麼『文子』『武子』，所以俺談『老子』隨口帶出一部『少子』，以為多說一書，更覺好聽；那知剛把對子敷衍交卷，卻又鬧出岔頭。」

「後來他們再三追問，定要把這『少子』說明，纔肯放走。俺想了一想，登時得一脫身主意，因向他們道：『這部『少子』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。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。這人就是老子後裔。老子做的是道德經，講的都是元虛奧妙。他這『少子』雖以遊戲爲事，卻暗寓勸善之意，不外風人之旨，上面載着諸子百家，人物花鳥，書畫琴棋，醫卜星相，音韻算法，無一不備，還有各樣燈謎，諸般酒令，以及雙陸，馬弔，射鵰，蹴毬，鬪草，投壺，各種百戲之類，件件都可解得睡魔，也可令人噴飯。這書俺們帶着許多，如不嫌污目，俺就回去取來。」

他們聽了，個個歡喜，都要觀看，將物價付俺，催俺上船取書，俺纔逃了回來。」

唐敖笑道：「舅兄這個「烏鎗打」，幸而遇見這些生童；若教別人聽見，只怕嘴要打腫

哩！」林之洋道：「俺嘴雖未腫，談了許多文，嘴裏着實發渴。剛纔俺同生童討茶喫，他們

那裏雖然有茶，並無茶葉，內中只有樹葉兩片。倒了多時，只得淺淺半杯。俺喝了一口，至

今還覺發渴。這卻怎好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口裏也覺發乾，恰喜面前有個酒樓，我們何

不前去沽飲三杯，就便問問風俗？」林之洋一聞此言，口中不覺垂涎道：「九公真是好人，

說出話來莫不對人心路。」

三人進了酒樓，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。旁邊走過一個酒保，也是儒巾素服，面上戴

着眼鏡，手中擎着摺扇，斯斯文文，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：「三位先生光顧者，莫非飲酒

乎？抑用菜乎？敢請明以教我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你是酒保，你臉上戴着眼鏡，已覺不配，你還滿嘴通文，這是甚意？剛纔俺

同那些生童講話，倒不見他有甚通文，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，真是「整瓶不搖半瓶搖」

你可曉得俺最喉急，耐不慣同你通文？有酒有菜，只管快快拏來。』酒保陪笑道：『請教先生，酒要一壺乎，兩壺乎？菜要一碟乎，兩碟乎？』

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：『甚麼乎不乎的！你只管取來就是了。你再之乎者也的，俺先給你一拳！』嚇的酒保連忙說道：『小子不敢！小子改過！』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，兩碟下酒之物，——一碟青梅，一碟醬菜，——三個酒杯，每人面前恭敬敬斟了一杯，退了下去。

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，見了酒，心花都開，望着二人說聲『請了！』舉起杯來，一飲而盡。那酒方才下咽，不覺緊皺雙眉，口水直流，捧着下巴喊道：『酒保，錯了！把醋拏來了！』

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，身穿儒服，面戴眼鏡，手中拏着剔牙杖，坐在那裏，斯斯文文，自斟自飲，一面搖着身子，一面口中吟哦，所吟無非之乎者也之類。正吟的高興，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拏醋來，慌忙住了吟哦，連連搖手道：『吾兄既已飲矣，豈可言乎？你若言者，累及我也。我甚怕哉，故爾懇焉。兄耶，兄耶，切莫語之！』

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，不覺渾身發麻，暗暗笑個不了。林之洋道：『又是一位通文的——俺埋怨酒保拏醋算酒，與你何干？爲甚累你？倒要請教。』

老者聽罷，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，道：『先生聽者。今以酒醋論之：酒價賤之，醋價貴之。因何賤之？爲甚貴之？其所分之，在其味之。酒味淡之，故爾賤之；醋味厚之，所以貴之。人皆買之，誰不知之？他今錯之，必無心之。先生得之，樂何如之！——第既飲之，不該言之。不獨言之，而謂誤之。他若聞之，豈無語之？苟如語之，價必增之。先生增之，乃自討之。你自增之，誰來管之？但你飲之，卽我飲之。飲既類之，增應同之。向你討之，必我討之。你既增之，我安免之？苟亦增之，豈非累之？既要累之，你替與你不與之，他安肯之？既不肯之，必尋我之。我縱辯之，他豈聽之？他不聽之，勢必鬧之。儻鬧急之，我惟跑之。——跑之，跑之，看你怎麼了之！』

唐多二人聽了，惟有發笑。林之洋道：『你這幾個「之」字，盡是一派酸文，句句犯俺名字，把俺名字也弄酸了。隨你講去，俺也不懂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，如何是好？』桌上

望了一望，只有兩碟青梅蠶菜。看罷，口內更覺發酸，因大聲叫道：「酒保，快把下酒多掣兩樣來！」

酒保答應，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：一碟鹽豆，一碟青豆，一碟豆芽，一碟豆瓣。林之洋道：「這幾樣俺喫不慣，再添幾樣來。」酒保答應，又添四樣：一碟豆腐乾，一碟豆腐皮，一碟醬豆腐，一碟糟豆腐。

林之洋道：「俺們並不喫素，爲甚只管掣這素菜？還有甚麼，快去取來。」酒保陪笑道：「此數餚也，以先生視之，固不堪入目矣；然以敝地論之，雖王公之尊，其所享者，亦不過如斯數樣耳。先生鄙之，無乃過乎？止此而已，豈有他哉？」

多九公道：「下酒菜業已夠了，可有甚麼好酒？」酒保道：「是酒也，非一類也，而有二等之分焉：上等者，其味醞；次等者，其味淡；下等者，又其淡也。先生問之，得無喜其淡者乎？」唐敖道：「我們量窄，喫不慣醞的。你把淡的換一壺來。」酒保登時把酒換了。

三人嘗了一嘗，雖覺微酸，還可喫得。林之洋道：「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，都說酸爲上，

苦次之。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。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老者，儒巾淡服，舉止大雅，也在樓下檢個座兒坐了。

未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

唐探花酒樓聞善政

徐公子茶肆敘衷情

話說那個老者坐下道：『酒保，取半壺淡酒，一碟鹽豆來。』唐敖見他器宇不俗，向前拱手道：『老丈請了。請教上姓？』老者還禮道：『小子姓儒。還未請教尊姓？』當時多林二人也過來，彼此見禮，各通名姓，把來意說了。老者道：『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，失敬，失敬！』唐敖道：『老丈既來飲酒，與其獨酌，何不屈尊過去，奉敬一杯，一同談談呢？』老者道：『雖承雅愛，但初次見面，如何就要叨擾？』多九公道：『也罷，我們移樽就教罷。』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。三人讓老者上坐。老者因是地主，再三不肯，分賓主坐了，彼此敬了兩杯，喫些下酒之物。

唐敖道：『請教老丈貴處爲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，並且官長也是如此？難

道貴賤不分麼？」老者道：「敝處向例，自王公以至庶民，衣冠服制，雖皆一樣，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。其色以黃爲尊，紅紫次之，藍又次之，青色爲卑。至於農工商賈，亦穿儒服；因本國向有定例：凡庶民素未考試的，謂之游民。此等人身充賤役，不列四民之中，即有一二或以農工爲業，人皆恥笑，以爲游民，不執常業，莫不遠而避之；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。雖不能身穿藍衫，名列膠庠，只要博得一領青衫，戴個儒巾，得列名教之中，不在游民之內，從此讀書上進固妙，如或不能，或農或工，亦可各安事業了。」

唐敖道：「據老丈之言，貴處庶民，莫不從考試出來；第舉國之大，何能個個能文呢？」老者道：「考試之例，各有不同：或以通經，或以明史，或以詞賦，或以詩文，或以策論，或以書啓，或以樂律，或以音韻，或以刑法，或以歷算，或以書畫，或以醫卜。只要精通其一，皆可取得一頂頭巾，一領青衫。若要上進，卻非能文不可。至於藍衫，亦非能文不可得。所以敝處國主當日創業之始，曾於國門寫一對聯，下句是「要好兒孫必讀書」，就是勉人上進之意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請教老丈，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，想是其人賢聲素著，國王賜匾表

彰，使人效法之意。內有一二黑匾，如「改過自新」之類，是何寓意？」老者道：「這是其人雖在名教中，偶然失於檢點，作了違法之事，並無大罪，事後國主命豎此匾，以爲改過自新之意。此等人如再犯法，就要加等治罪。倘痛改前非，衆善奉行，或鄉鄰代具公呈，或官長訪知其事，都可奏明，將匾除去。此後或另有善行，賢聲著於鄉黨，仍可啓奏，另豎金字匾額。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，如有違法，不但將匾除去，亦是加等治罪，即春秋責備賢者之義。這總是國主勉人向善，諄諄勸戒之意。幸而讀書者甚多，書能變化氣質，遵着聖賢之教，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。」

四人閒談，不知不覺，連飲數壺。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，嘖嘖讚美。又說許多閒話，老者酒已夠了，意欲先走一步。唐敖見天色不早，算還酒帳，一同起身。老者立起，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，鋪在桌上，把碟內所剩鹽豆之類，盡數包了，揣在懷中，道：「老先生錢已給過，這些殘餚，與其白教酒保收去，莫若小弟順便帶回，明日倘來沽飲，就可再叨餘惠了。」一面說着，又擎起一把酒壺，揭開壺蓋，望了一望，裏面還有兩杯酒，因遞給酒保道：「此酒寄在你

處，明日飲時，倘少一杯，要罰十杯哩。」又把醬豆腐，糟豆腐，倒在一個碟內，也遞給酒保道：「你也替我好好收了。」

四人一同出來，走了兩步，見旁邊殘桌上放著一根剔牙杖，老者取過，聞了一聞，用手揩了一揩，放入袖中。出了酒樓，到了市中，只見許多人圍著一個美女在那裏觀看。那女子不過十三四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極其俊秀，惟滿眼淚痕，哭聲甚慘。老者歎道：「如此幼女，教他天天拋頭露面，今已數日，竟無一人肯發慈心，卻也可憐。」

唐敖道：「這女為何如此？」老者道：「此女向充宮娥，父母久已去世。自從公主下嫁，就在駙馬府伺候。前日不知爲甚忤了駙馬，發媒變賣，身價不拘多寡。奈敝處一錢如命，無人肯買。兼之駙馬現掌兵權，殺人如同兒戲，庶民無不畏懼，誰敢「太歲頭上動土」？此女因露面羞愧，每尋自盡，俱被官媒救護。此時生死不能自主，所以啼哭。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，只消十貫錢，就可買去，救其一命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妹夫破費十貫錢買了，帶回嶺南，服侍甥女，豈不是好？」唐敖道：「此女